

## 《警惕雅閣賓式的狂熱》

回應人：陳景輝（標題為編輯所加）

我記得是在十年、八年還是七年前，在利東街洗樓，因為要游說街坊出來反對市建局，要游說其他街坊贊同我們的方案。通常就有街坊提出，「你看七一！七一不就是成功推倒了廿三條嗎？真的是可以呢！相信人民的力量啦！」。當然當時我們沒有想過如何動員五十萬人出來啦，那只是一些小團體的定調，而翌日報紙又有另一定調。這件事讓我不禁聯想起六四。六四屠殺後都有一個現實的定調，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。這就好像一旦有一個焦慮，北京就會定一個調，把人心都吸過去了。正如六月四日之前，大家都覺得學生是很酷的，好像吾爾開希一樣。但六月五日就出現一些論調，覺得是他們太任性了。回到我的文章，其實是來自一種焦慮。

先說一點文章以外的東西。以前總會覺得，好多人政治冷感，不會參與政治運動。但現在相反，現在是即使有政治熱情的人都不會隨便表態或參與一些反對運動。因為即使用錯一句口號或詞語，又或是用對也好，都會受到千夫所指，萬箭穿心。所以，我其實是由零一、零二年已經開始參與一些小規模的直接行動或社會運動。至零三年不知為何，又去參選區議會選舉。我有好長時間在參與反對運動，這背後的焦慮來源是什麼呢？是我最近兩年開始覺得以往的經驗不再適用了。從利東街、天星皇后，到反高鐵，我們原來的思想資源、對待盟友的態度、反對視野都好像很容易遭到同路人的扭曲，而所謂同路人，往往是一群自命激進的民主派系。這份焦慮

是很深刻的。於是乎，我最想做的事是想檢視當下，我命名為，敵對失控的狀態。

張銳輝嘗試用他這十年的教學經驗，如學生都有出現在現場，去印證參與感的濃烈，由被動轉變成主動，由旁觀變主動，由弱變強。我想再進一步去想這一班人，除了是由旁觀變主動、由被動轉變成主動，感覺由弱變強之外，他們是帶著一套如何不同的反對觀念。他們背後除了具體的政治議題、社會議題外，其實信的是甚麼政治信念呢？

當然我沒有馬老闆的或生哥的文章，翻查了好多歷史資料。我的參考都是來自我的個人經驗。近年的變化，我會把它命名為雅閣賓式的狂熱。雖然沒有斷頭枱，但象徵式的斷頭枱卻有很多。當中蘊含很大的轉折，是關於人民的想像。根據我的分類，最初03年前後的香港社會運動，往往帶著一股頌揚多元和差異的氣息。基本上都是以差異的角度思考問題，大多是主張社會需要多元化一點。於是當時我總不斷思考著，要把「人民」的觀念解拆成眾數，其內裏應該有好多不同的「人民」。至零六零七反天星皇后時，「人民」的觀念開始轉化。我們開始想提出本土。不再如以前般純粹追求另類、多元關係等等。直至提出本土，大家開始不再提差異和多元，卻開始著重社區、地方，例如以街坊，小販等等去定義自己，抗衡李嘉誠的資本壟斷。

近年，有趣的是出現一些變化，那是我所關心的當下，我形容為是一種雅閣賓式的革命狂熱。人民不是基於差異，因為差異可能會被理解成賣港賊（像是政治策略上

的分歧），但也不基於一種地方歷史與內容，亦不是像反高鐵時擺出聯合各方力量的姿態，如請民主黨食乳鴿（作為對該黨的白鴿徽號的嘲諷）。不過，基本態度為大家仍然是盟友，並不會一下踩死他們，而是希望他們改良變化。或者乾脆去策劃一種聯盟，這是對葛蘭西的一種最基本的套用，即是去吸納溫和力量，而不是通過踩死溫和力量以建立自己的革命派別。

近年，我開始重新閱讀《思考法國大革命》那本書，我留意到那一種象徵性的人民，是通過一系列二元對立構成的：溫和、激進、維穩或革命派。但是這種人民又不是真的，只是純粹價值的變態物。那是什麼意思呢？舉個例子，正如我們現在正爭論政改，「2016年普選，立法會都醞釀許久了，為何現在的人都不再重提？那不就是一種出賣嗎？」這就是人民的力量了。這類人民的意義似乎在於，革命去到高地，便體現了人民。其他不同的聲音，就全變成壞的以及阻礙實踐的。這種人民象徵性的鬥爭，造成我們不斷去爭論誰最有代表性代表人民，誰才是真正在為人民說話，這些就成為最當時得令的反對意識。

這些反對意識我覺得並不代表人人都是這樣看事物，但不知是否如槓桿原理。舉一個例子，最近有一個叫陳雲的人物，其實他的facebook status平均只有三百幾人like而已，但是前陣子他去批評支聯會「愛國愛民」口號時，卻被蘋果日報刊載成要聞，並成為本土派。我覺得，現在的人民就好像是面臨一種六神無主的狀態，正像葛蘭西所說，老的垂死新的未活的狀態，並衍生出奇怪的東西。

我以一句說話作結。我所以關心這個方向，是因為我覺得這並不是朝向好的社會方向發展。最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相片，那是九六年六四燭晚會的一件T恤，同樣來自支聯會，T恤印著：「愛國愛民，香港精神，跨越九七」。雖然我不同意這句口號，但當時並沒有現今的罵戰。當下要檢視的就是反對意識的問題，亦通過自己過往經驗的比較，作為一種補充。

（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）